

甘肃近代矿业开发的杰出领导者——

爱国民主人士阎锡珍

□ 王振武

上世纪初,由于帝国主义侵略和国民党黑暗腐朽统治,地处西北内陆地区的甘肃工业仍处于以旧式手工业为主体的落后状态。全省主要手工业有毛麻纺织、粗瓷烧制、硝制裘衣、烧酒酿造、土法炼铁、手工造纸、人力采煤以及印刷、火柴、榨油、烟草、肥皂等。

抗战爆发后,东南半壁河山沦陷,沿海民族工业纷纷内迁西南和西北,东部工业区资本、技术、人才和机器设备纷纷迁到内陆。1939年秋,为加强抗战力量、开发资源,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四行联合办事处兰州分处,邀请晋绥兵工矿业测勘局主任阎锡珍等有关人员来甘肃省勘测陇南、岷县等地矿产资源。

阎锡珍(1905—1999),又名阎国光,山西五台人,是阎锡山的族弟。他青年东渡日本在秋田矿山专门学校采矿科学习,学业有成,毕业后回到中国。1939年,阎锡珍应邀任甘肃省矿业调查测勘室主任,他带领同事经过一年工作,最终在甘肃境内勘定沙金矿8处、煤矿9处、铁矿3处、锰矿1处,收获颇丰。同时,还在白银地区进行了勘测,测制1/15000矿区图1幅。1940年5月,甘肃省矿业调查测勘室结束工作,由政府成立甘肃省矿产测勘总队,下设3个分队,分赴陇南、天水、陇西、陇东等地。甘肃省调阎锡珍为总队长。该总队以煤炭为重点,附带调查其他矿产资源。

经过考查勘探,专家们对甘肃省东部地区的矿产资源分布状况有了初步的了

解。认为甘肃的煤、铁、石油等矿藏“已甚为可观”,查明矿产数十处,而多数为富矿,确有开采价值。1941年8月,甘肃省府行文呈报中央政府,经核准并加入经济部资源委员会,次月,各投资机关组成筹备委员会一致推荐甘肃省建设厅厅长张心一为主任委员,具体负责筹备事宜,阎锡珍受聘为筹备处主任。经过4个多月的筹备,甘肃省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于1942年1月18日正式成立。

甘肃矿业公司依照当时的《公司法》及《特种股份有限公司条例》组织为股份有限公司,资本定为1000万元,组建开始,先行认购股金300万元,每股1000元,认购情况为甘肃省府1000股,经济部资源委员会500股,中央银行525股,中国银行450股,交通银行300股,中国农民银行225股。不久又决定扩增700万元,此次甘肃省府增认3500百股,中国银行增认1050股,中央银行增认1250股,交通银行增认700股,中国农民银行增认525股,先后两次总计为10000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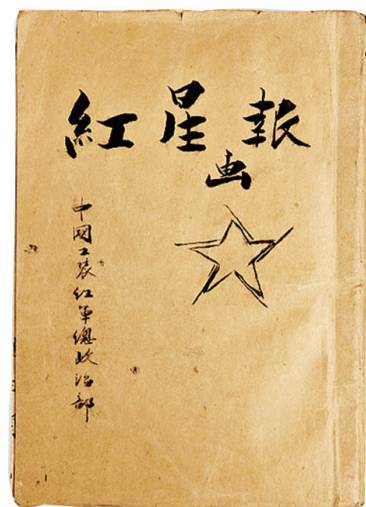
矿业公司以股东会为最高机构,董事会为其代表执行业务的机构,第一任董事长由省府主席谷正伦担任。甘肃矿业公司自成立始,总经理一直由阎锡珍担任,王庆祥任协理兼罐子峡矿厂厂长,薄绍宗任总工程师,公司除按表中所列机构外,并于省内外各大都市酌设办事处进行营业,其营业范围大致为:采购煤炭供公私燃料,冶炼钢铁供给军需民用,受政府之委托采掘贵金属及各种矿产,经营所属各矿(厂)产

品及原料之运输。另外,根据零星的史料记载,甘肃矿业公司自己经营最为成功的实业是静宁“罐子峡煤矿”的开发和徽县“炼铁厂”的投产。

1942年6月,甘肃省府决定矿业公司监管矿产测勘总队。其后,阎锡珍等组织力量西进河西走廊,直达安西、敦煌等地,进行地质探测。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勘测区域达40个县,总面积达九十万平方公里。先后发现大小煤矿点45处,铁矿12处,石油6处,沙金16处,铜矿2处,锡矿2处,锰矿2处,辰砂1处及其他非金属、石膏、食盐、粘土等矿23处。

当时甘肃经济落后,再加上抗战处于艰难时期,甘肃矿业公司一直缺乏资金。阎锡珍等人想方设法,得到金融家、中国银行业的奠基人之一的贾继英大力资助(贾继英原为祁县乔家“大德恒”票号驻京主事,后任大清银行行长,曾是阎锡山、孔祥熙的理财高参)。在甘肃矿业发展史上,贾继英除了在资金上支持阎锡珍外,还在人力上大力支持,抽调了许多由山西去的技术人员,为静宁罐子峡煤矿的开发和徽县炼铁厂的投产作出了贡献。

新中国成立初期,阎锡珍离开甘肃,后任山西省工矿研究所副所长,1953年奉调出任新疆乌鲁木齐市六道湾煤矿副矿长兼总工,曾当选乌鲁木齐市1—4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1966年退休。1996年,阎锡珍先生将自己编撰出版的采矿书籍、工作手稿、矿用水平仪等捐献给了西山煤电公司。他1999年逝世于北京,享年95岁。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有一件弥足珍贵的文物,这便是《红星画报》1—7期合订本(如图)。

《红星画报》于1932年12月创刊,距今已经有整整九十年的历史。创办《红星画报》,在当时是一项政治任务。

1929年,《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便明确要求:“军政治部宣传科的艺术股,应该充实起来,出版石印的或油印的画报。为了充实军艺股,应该把全军绘画人才集中工作。”《红星画报》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应运而生的,隶属红军总政治部的红军社负责刊物编辑,因此从一开始,就将其定义为高规格刊物,并赋予其重大意义。正如创刊号“发刊的话”中所言,“要成为启发教育红色战士的良好材料,要成为宣传苏维埃一切策略主张的喇叭”,因此,《红星画报》不仅仅是一本画报,更是一种教育读本,让红军战士从中受到教育、得到成长、获得新生。

《红星画报》设有马列理论及党的方针政策、战况报道、国际共运、军事技术和生活小常识等栏目,内容丰富,可读性非常强,不仅有政治宣传,还有历史文化学习、科技知识普及,并带有娱乐性,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喜闻乐见的形式寓教于乐,使红军战士在会心一笑的同时又深受启发。因此,出刊以后,《红星画报》便在红军战士中引起强烈反响,受到

革命珍惜文物——

《红星画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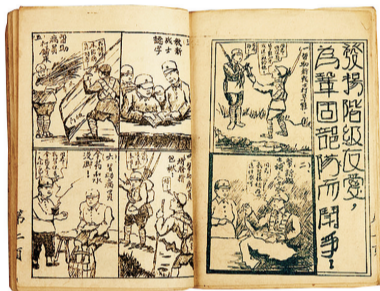
□ 黑王辉

他们的一致好评。

初出刊时,《红星画报》原定为半月刊,可当时是土地革命时期,红军不仅要面临国民党的围剿,还要与当地土豪劣绅作斗争,只能不定期出刊。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建馆后,经过多方征集,获得1—7期内容。第7期于1934年4月15日出版,也就是说,在16个月的时间里,只出版了7期,可见当时环境何等恶劣,条件何等艰苦。

不过,即便只出版7期,《红星画报》也刊登过不少经典之作,有的甚至还影响了中国革命的进程。《山地行军歌》便出自《红星画报》,其中这样写道:“我们都是无敌的红军,爬高山如平地,奋勇前进。哪怕它峰高坡陡,坑深路又小,迈步地前进。不要稍留停,让我们艰苦耐劳,英勇和善战,这一次的胜利必定属于我们!”在这首歌曲里,有战胜一切的信念,有勇往直前的大无畏精神。在长征途中,无数红军战士正是唱着这样的歌曲,爬雪山、过草地、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艰难跋涉两万五千余里,最终成功到达陕北。

《红星画报》就像一颗闪闪的红星,在艰苦的岁月里,带给无数红军战士温暖的慰藉,让他们增添必胜的信心和前行的勇气。



马寅初:活到老学到老

□ 雨凡

学习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活到老学到老。”马寅初就是终生学习的典范。

作为当代著名的经济学家、教育家、人口学家,马寅初被誉为“民族瑰宝”。他一生勤于学习,乐于钻研,留下了一段佳话,为后人所仰慕。

少时,马寅初由义父提供学费食宿,每月的零花钱也足够买纸笔用。为节约钱,马寅初不用电灯改用油灯,而且只点一根灯草。有朋友来访,见室内光线太暗,又加了一根灯草。马寅初却悄悄地拨开一根,说:“请别见笑,我点不起两根。”义父得知此事后,便问他为何节省到只用一根灯草。马寅初笑着说:“一根就够了,因为我心是亮的。”马寅

初的老师对此更是大加赞许:“灯芯一根心中亮,寒窗十载必成人。”

马寅初在美国多年,精通英文,亦会德文和法文。1951年,时年70岁的马寅初任政务院财经委副主任(陈云同志任主任)。他开始学习俄语,理由很简单,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要研究苏联经济理论就必须掌握俄语。有人劝他说:“年纪大了,记忆力衰退了,何必再学外语呢?”他回答道:“我虽不及青年,但恒心与勤奋能弥补不足。俄国托尔斯泰70岁学骑自行车,我70岁也可以学俄文嘛。”

陈云为他请了一位通中文的苏联教师。马寅初从俄文字母学起,学发音、背单词、练语法。那位严厉的苏联教

师,每天要早、晚上两次课,时时考试,包括口试和笔试,还常常批评这位“斧谷学生”。马寅初的女儿回忆说:“他每天一定要完成当日的学习任务,经常做作业到深夜”。马寅初甚至在上班途中、出差间隙,也背单词和默记作业。他还创造了一种英、俄、汉对照的学习方法,“把三国文字的句法都写在一起,一见而知其异同”,这大大提高了学习效率。

心是亮的,马寅初始终秉承这样的学习信念。就这样经过三年苦读,年逾七旬的他以惊人的毅力掌握了俄语,不仅能阅读俄文经典名著,而且能用俄语对话,甚至可以在苏联报纸上发表文章。



甘肃人物

血洒边陲的
游击将军芮宁

□ 张天雁

嘉峪关位于河西走廊的中西部,是明代万里长城西部重要的军事关隘,有“中外巨防”“边陲锁钥”“河西第一隘口”“天下第一雄关”之称。嘉峪关自建关以来,有许多镇守嘉峪关的将领为保卫西部边疆而牺牲,芮宁就是一位保卫西部边疆而牺牲的嘉峪关游击将军。

芮宁,酒泉金佛寺(今酒泉市肃州区金佛寺镇)人,明武宗正德初年任嘉峪关驻军领操把总指挥,明正德十一年(1516年)九月,被提升为嘉峪关游击将军。

明宪宗成化年间,西域境内的少数民族吐鲁番势力日渐强大,常引兵侵犯河西走廊,侵扰沙州(今敦煌市)、嘉峪关、肃州(今酒泉市肃州区)等地。明武宗正德八年(1513年),吐鲁番王满速儿攻入哈密(今新疆哈密市),明武宗正德十年(1515年)二月,满速儿率众侵犯沙州近边,侵入赤金(今玉门市赤金镇)、苦峪(今瓜州县锁阳城一带)及关外诸卫,侵占了嘉峪关外的大片土地,企图进一步攻取肃州。在总督甘肃军务、经理哈密事务的右都御史彭泽用金钱、银酒器等贿赂后,满速儿才撤走了军队。

明武宗正德十二年(1517年)十一月,满速儿与牙木兰领兵会合罕东左卫(今敦煌市一带)土巴部落万余骑进攻嘉峪关,围攻肃州。当时,已任嘉峪关游击将军的芮宁,得知满速儿的进犯极为愤怒,他召集所部,率领千户许钊、百户张玺、吴英、陈泰、王忠、刘威等将领领兵抗击。在沙子坝(今酒泉市肃州区西峰镇沙子坝村附近)与满速儿军遭遇。

满速儿用分割包围的战术,用优势兵力包围芮宁部队。芮宁带领将士冲锋陷阵,与侵犯的满速儿军开展了殊死战斗,一直从清晨大战到黄昏。当时战斗非常激烈,连弓箭都射尽了。于是,芮宁率领将士只能捡拾敌方射来的弓箭,进行反射。经过整整一天的奋战,全军陷没。芮宁也不幸中流矢而亡,壮烈殉国。

半月之后,总兵史辅等才领兵前来拒敌,人们都以为援兵会有所作为,但其最终毫无战斗力,只好无功而返。芮宁阵亡后,当地官员把他以身殉职事迹上报朝廷,夫人车氏也上书朝廷请命将芮宁的忠义表彰于世,明武宗正德皇帝追赠他为“都督同知”、子孙世袭指挥使,谥号“襄愍”。明武宗正德十四年(1519年)明朝廷在肃州城兵备道衙门西部修建“襄愍祠”,吏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王璠撰写《襄愍祠记》,简述了芮宁尽忠殉职经过,供后人凭吊祭祀,至今,其事迹还在当地广为流传。

在芮宁牺牲7年之后,明世宗嘉靖三年(1524年)满速儿铁骑两万掠过肃州,直逼甘州(今张掖市)。都御史、甘肃巡抚陈九畴率兵在甘州、肃州一带打败满速儿,满速儿被迫退到关外。满速儿想遣表称降,但是遭到陈九畴的断然拒绝。明世宗嘉靖七年(1528年),在三边总督杨一清的建议下,满速儿得到兵部尚书王琼的允许入朝进贡。王琼还将关外哈密的回族部落迁徙到肃州城东安定居,让他们以农牧业自给。从此之后,河西走廊的沙州、嘉峪关、肃州等地较为安定。

瓷上莲开也袅娜

□ 马小江



纹一周。通体以白釉为地,上以红、黄、绿、蓝、紫、金等色彩绘鹭鸶莲塘纹。塘中水草、浮萍随波荡漾,嫩绿的新枝托起硕大的莲叶。红色、紫色、金色的莲花,或含苞或怒放,随风摇曳,在微波荡漾的水面上亭亭玉立,婀娜多姿。红花碧叶之中,两只洁白的鹭鸶顾盼生情,彩蝶纷飞、浮萍飘荡,宛如仙境。“鹭”谐音“禄”和“路”,“莲”谐音“连”,瓷器上鹭鸟、莲花组合,由



莲花为夏季之花,也是中华文化之花。莲文化源远流长,自古及今,人们都赋予莲美好的寓意。赋诗歌之者枚不胜数。北宋周敦颐的名篇《爱莲说》中有:“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清代的李渔对莲也是喜爱有加。李渔喜欢莲,喜欢它的全部,悦目,“有风既作飘摇之态,无风亦呈袅娜之姿”“迨至菡萏成花,娇姿欲滴”悦心脾,“则有荷叶之清香,荷花之异馥;避暑而暑为之退,纳凉而凉逐之生”;悦味蕾,“则莲实与藕皆并列盘餐而互芬齿颊者也”。作为一种文化意象,在瓷器上,人们也予以淋漓尽致地展现。

一鹭莲升凤尾尊,是中国瓷器史上绝无仅有的吉祥文化代表之作,它雍容华贵,富丽堂皇。一鹭莲升凤尾尊因其绘画中暗含仕途、财运步步高升之意,一直被官场和商界视为名瓷馈赠的不二之选。

这件清康熙时期五彩加金“一鹭莲升”凤尾尊(如图),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此尊高44厘米,口径22.4厘米,足径14.2厘米。尊侈口外撇、长颈、溜肩、鼓腹、腹下内收至近足处外撇,形似凤尾,故称“凤尾尊”。此尊口外沿和胫部各绘水波纹一周,颈、肩相接处绘回纹及水波